

品书录

献给同行者的年代回忆录

读路内《雾行者》

| 袁佳芳 文 |

对于业已消逝的过往,每个人心底自有一番百感交集。与普通人对世事变迁徒有无奈与嗟叹不同,小说家独有一种再造能力,可以跨越年代的阻碍,将时光与情绪、人物与事件纷纷拆解、分析、重构,在作品中再造起一个个崭新世界。

初读路内,从小说《慈悲》开始,小镇、太湖岸、大型国有工厂、改制热、下岗潮、富庶江南底色下的平民生活,似一曲工业时代的深情挽歌。苏州与无锡地缘上的相近,令每一段前尘往事的“回忆杀”都能无缝对接,掩卷,便是相见恨晚的惊艳。

2020年的开篇,在路内新作《雾行者》的伴随下,度过了最漫长的春天,其后断断续续间再度回味,不觉已跨越了四季。仿佛不如此费时,便无以珍重这573页厚厚的精装文本,以及,其中跨度整整20载的时间线。这真是一段难忘的时光!

从1998到2008,《雾行者》以跳跃的故事线索贯穿了主人公周劭和端木云的整个青春,他们两人分别来自上海和安徽,就读于同一所三流大学,不同的省份、相似的平民身份,却多多少少与“文学青年”的梦想沾着边:周劭曾经有过一个诗人女友,后来不告而别;端木云的小说在刊物发表过,还印刷过不正规的出版物。生活的窘迫与残酷在他们大学毕业后

进一步真相毕露,当作为孤单个体被抛向社会之后,不出意外地迎面就是“暴击”:他们在保健品店为卖假药的推波助澜,终于闹出人命受到牵连,只得落荒而逃。几经周折,两人得以在一家台资企业谋到了生计,担任派驻到外地的仓库管理员,于是,苏浙皖三省交接处的偏远地界上,“铁井镇”这个太湖岸边迷雾重重的工业小镇,在各路外乡青年晦涩而寂寞的打工生涯中,展开了锦绣江南的另一面。

对于大时代的宏伟布局而言,这只是一小拨人的激荡青春,是时代洪流下的冰山一角。风起云涌中,时间的巨大齿轮一圈圈碾过,在一代人心灵之上啮出伤痕累累,每一个小人物裹挟其中,人生多舛、命运成谜、不由自主、前途莫测。

这是一本容量巨大的年代回忆录,全书设置了五个独立章节,其中《逆戟鲸》一章呼应端木云的小说《逆戟鲸》那时还年轻》而展开;《人山人海》则是以端木云的创作文本,以自述的形式为所有故事补充了一处旁观者视角,有意无意中,让某些往事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这种枝节横生、前后穿插、互为关联的小说结构,评论家将之称为“复调”。我亦是爱极了这种“书中之书”的设置,计中计、环中环、案中案,在非单一的叙事维度中,虚实交错,让人不断去解密

梦境究竟到了第几层,并乐此不疲。阅读本书的过程,仿佛走入移步易景的江南园林,身为苏州人的路内,想必很了解苏州园林的造园精髓,虽方寸有限,却玄机处处。空间腾挪、时间错落,小说中的地理坐标,并未局限于作家熟悉的江南,而是豪迈地横跨了全国二十余个省市,以有限换无限,这是源自苏州人底子里的细致与工巧。

路内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场景:周劭与初恋女友、潜入工厂卧底的女记者辛未来久别重逢,在身份暴露后的逃亡路上,“两个人走在雾中,头发被雾气沾湿”,交谈中化解了十年阔别的芥蒂,波折又荒唐、坚定又迷惘。人生原来就是如此,个体孤独、理想缥缈,再和一些人一些事不断相遇。有缘同行,缘尽话别:一些人永远停留在了过去,一些人在迷雾中继续前行……

作者通过作品呼唤同路人,读者在阅读中找到同类,长久追随,感受共鸣,无意间便获得某种程度的治愈。这终究是一个告别的年代,少年情怀是诗、青春意气为憾,所幸,时间退场,回忆留存。与《雾行者》同行的日子,一页一夜,目光和呼吸一同在字里行间游走,与其说是一种消磨,不如说是一种巨大的怀念与期许。

《雾行者》,路内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出版,定价:88元

上架新书

作家出版社 58元
阿来 著
《以文记流年》

阿来“以文记流年”,所记既关乎读书、游历、写作,又涉及鉴赏、演说、怀人,形式可谓丰富,内容更是丰富,每篇散文皆辞采飞扬,言之有物,尽显文章之美,读到深处,更可见天地、人文之大美。阿来以一本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漫游拉美大地的旅行指南,我们也不妨以此书尽享阿来诗意盎然且烟火漫卷的“似水流年”。

东方出版中心 49.50元
王安忆 著
《戏说》

《戏说》是王安忆自1988年至今的观影、看剧史,以及她的艺术馆游历史。面对穿越千年的艺术作品涌向眼前,似乎不需要那么多专业知识,只是接受和感受,就是最佳的临场体验。

南海出版公司 59元
吴继文 译
〔日〕野村馨 著
《云水一年》

逃离世俗生活,隐入桃花源几乎是每个现代人在遭遇生活磋磨时都会生出的念头。野村馨进入的据说是日本最严厉的永平寺,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一场真正的苦修,到最后,他通过修行获得的并不是所谓内心的平静,而是“学会接受一切”的顿悟。

译林出版社 58元
阿乙 著
《骗子来到南方》

阿乙早已向我们展示了他写作的纯熟,这本中短篇小说集同样如是,文字简练、想象奇诡,其间漫溢的是作家对于自身和外部的思考,疾病与命运、衰老与梦想、科技与未来……人的迷幻与世界的荒诞一一呈现。

百草园书店提供

夜读偶记

独居是一种与自我、世界的交流方式

读梅·萨藤《独居日记》

| 文郁文 |

独居到底意味着什么?若干年前,我的理解是一个人构建一个精神王国,在其中优雅从容地成为自己。它让你保持自我的完整性,并以这种完整性来对抗世界给你施加的压迫以及因此产生的破碎感或分裂感。因此我想象着《独居日记》将会给我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从当下的无力感和闭压感中脱胎而出。

而梅·萨藤并没有如我所期望的给出明晰的答案。

她是在用生活着的每一天的当下感受,如实呈现一个独居女性的各个侧面。又通过这些侧面,构建一个人的整体——她不一定是优雅的,闲适的,自主的,乃至精神完全自足的典范。她有独居女人的孤独、烦闷、失衡,也有面对这些的反思、探索、理解与领会。

在这些过程中,她通过跟自己面对面的交流,深化自己对生活、对自己、对他人更深刻的理解甚至接纳。

“就从这里开始。外面正在下雨。我望着枫树,有几片叶子已呈黄色。鸚鵡在自言自语。雨水轻轻地打着窗子。几周来我第一次独处,又拾起了我的真正生活。”

“说来奇怪,朋友,热恋都不是我真正的生活,唯有独处,在这独处中探究,发现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才是我真正的生活。缺少干扰,没有关心和气恼生活会变得乏味。然而只有当我独处,环视这屋子,重温旧时和它的谈话,我才充分品尝到生活的滋味。”

这是全书的开篇,梅·萨藤近似直叙胸臆地告诉我们,她的独居生活

开始了。

之所以引用这么一大段,其实在这里,她已经把整本书的基调差不多确定了——一个独居女人,热爱着动物、植物,通过感受周遭环境,与自我对话,真正回到自身。

梅·萨藤并不是一个自闭性的人,此前身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是在哈佛等高校任教过的教授,她在美国可谓声名不凡。

对于独居,并不是她无奈的选择,而是听从内心召唤所致。如果按照规训的活法,她完全可以躺在荣誉簿上安享后半生,从而活成一个“高高在上的平和老者”。

然而这个六十左右的女性,始终没有如同大多数期望的那样活成一个标本。这本书中她有意识地扯掉了自己身上的标签。对过去那个在诗歌中虚构的神性自己进行了否定和颠覆,进而把自己还原成一个生气勃勃的活力女性。

在独处生活中,她也并不是完全与世隔绝。她养花,种地,养动物,接待朋友,写信,偶尔外出举行讲座——在面对他人与自我探索这两者穿梭之中,她毫不忌讳地呈现自己时而出现的厌倦、烦闷、不安等情绪状态,“我内心的激烈不安,如果用得合适,会变成一种工作动力。但当它失去平衡时,就变成了自我摧残。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寻思如何使这种工作动力孤立出来,换言之,就是如何去掌握火候不让汤溢出来”。

这种自省式的剖析,经常性地出

现在她的日记中,成为她精神困厄时的一种力量源头。

梅·萨藤的独居生活一方面是充实和饱满的——“我常常处在一种感觉中,感觉到这里的生活使我的灵魂丰富深沉自由”,另一方面也满是各种不便——内心的孤独、家务的繁琐、生活的难题等,正是在对这些不便的克服中,她感受到内在的成长性:“在自己要求得不够和要求得过多之间要建立一种平衡。”

这使我想到卡夫卡的一句话:努力想得到什么东西,其实只要沉着镇静、实事求是,就可以轻易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目的。而如果过于使劲,闹得太凶,太幼稚,太没有经验,就哭啊,抓啊,拉啊,像一个小孩子扯桌布,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只不过把桌上的好东西都扯到地上,永远也得不到了。

——你看,具有内省气质的人都是相通的。

人在成为自己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独居本质上是通过在孤独中完全拥有自己、与自己的交流,找到一种自我静止下来的力量,这种力量使我认识到自己,认识到我与所有人之间的多种联系。

因此独居不是一种自我的幽闭,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离群索居,从而获得世俗意义上的隐士或高人称谓。独居,它是让人获得一种坦诚的直面自我的方式,进而“使生命如其所是”。

《独居日记》,梅·萨藤 著,杨国华 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定价:38元